



阿霞民兵 革命斗争故事

第一集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毛主席语录

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，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，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。

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？是群众，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。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，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，完全打不破的。反革命打不破我们，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。

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，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。这样，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，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。

兵民是胜利之本

编者的话

我省民兵在毛主席人民战争光辉思想的指引下，有着长期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。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大别山区（当时属鄂豫皖苏区）的人民，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就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和赤卫队，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武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，积极支援和配合红军作战，到处打击敌人，粉碎了蒋介石匪军对苏区的数次“围剿”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，发展了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；红军北上抗日后，他们又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，坚持了对敌斗争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活跃在豫北、豫东、豫西等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民兵，展开了游击战、麻雀战、地雷战、地道战，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，配合了八路军、新四军的抗日作战，坚持了敌后的抗日斗争。解放战争时期，我省民兵踊跃参军参战，保卫解放区，积极支援解放全中国的斗争。全国解放后，广大民兵在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，继续作出了新的贡献。四十多年来，我省民兵涌现出大批的英雄人物，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。为了歌颂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，学习老一代民兵忠心耿耿、坚强不屈的高贵品质，英勇顽强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机智灵活、勇猛善战的斗争经验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省民兵斗争的光荣传统，推动民兵建设，我们编辑了这本《河南民兵革命斗争故

事》，献给青年一代的民兵同志们，希望他们在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，为祖国、为人民、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更光辉的贡献。

收集在这本书里的革命斗争故事，是解放前我省民兵对敌斗争史册中千万英雄事迹的一页。在编辑这本书时，我们虽然也作了不少努力，但由于水平所限，缺点和漏误在所难免，希望读者、特别是老一代的民兵同志们多提意见。

目 录

编者的话

谷场斗争·····	万 千 (1)
火攻打油尖·····	张宗年 张大亿 (4)
智取宋家岗·····	谢鸿铮 (8)
截 粮·····	汪 波 (15)
将计就计·····	黄明远 (19)
巧捉“落水狗”·····	魏枫林 (25)
虎穴取枪·····	毛松涛 (29)
拔炮楼·····	孙绍彦 (33)
岳庄夺炮战·····	陈景秋 (37)
夺粮渡荒·····	刘清坡 (40)
后峪歼敌记·····	杨 辉 (45)
红色交通员·····	张计安 (49)
大摆地雷阵·····	博爱县文化馆 (62)
李馆地道战·····	张友先 (68)
断 水·····	杨 辉 (74)
巧计阻强敌·····	魏枫林 张惟一 (77)
河防堡垒·····	中共济源县委宣传部 (82)
儿童团智捉蒋匪兵·····	孙太平口述 张云祥整理 (92)
枣口阻击·····	朱华轩 赵耀勋 (97)
担架队抓俘虏·····	李明远 (102)

谷 场 斗 争

万 千

一九二八年，鄂豫皖苏区的农民革命运动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。正象毛主席在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中所说的那样：“其势如暴风骤雨，迅猛异常，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。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，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。”

秋天，县农民协会宣布：今后收的粮食统归耕者自己所有。但是，当光山县裴家河（现划归新县）的农民正在欢天喜地地忙着秋收打场的时候，新集镇大地主曾远卿和往年一样，又叫狗腿子来催租了。那狗腿子一来到，就站在打谷场上摇头晃脑地说：“佃户们都听着！曾大老爷说了，南边共产党闹得很厉害，今年的稻谷租子要早些入仓；这次连往年的陈账，都要扫尾还清，大老爷要储备粮食防共……”没等狗腿子说完，农民赤卫队队长王大炎就怒目喝斥道：“不要瞎罗唆，回去跟曾远卿说，现在是农民协会说了算，裴家河农民收的稻谷今年不往镇里送啦！”狗腿子愣怔了一下，接着恶狠狠地向王大炎问道：“这话是谁说的？”王大炎迈进一步，气呼呼地顶上去说：“是我们农民协会说的！”有几个赤卫队员也跟着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是我们农民赤卫队说的！”狗腿子嘿嘿冷笑了几声说：“就你们这几个穷佃户还敢闹共产？好，那我就回去告诉曾大老爷，你们等着瞧吧！”

狗腿子拿曾远卿吓唬人，激怒了在场的十几个赤卫队员和农民群众。王大炎一把抓住狗腿子的衣领，几乎把他提了起来。有些人举起拳头就要打，县农民赤卫队的党代表陈子州上前拦住说：“先不要打，这次饶了他，看他今后改不改！放他回去也好给曾远卿送个信。”王大炎刚松开手，那家伙就象从鹰嘴里挣脱的兔子一样，慌慌张张地逃跑了。赤卫队员和农民群众在后边喊着：“狗仗人势的东西，往后你要是再吃人饭说狗话，我们就不留你的狗命！这次让你回去奏本吧，我们也没打算和你的主子善罢甘休！”

曾远卿是光山县仙居里的里董，新集镇里的大地主。他有钱有势，独霸一方。他再没想到今天有人竟敢抗交租子，在他的头上造起反来了。当他听了狗腿子的报告以后，便立刻纠集了新集镇里的封建地主和他们所豢养的反动红枪会，到裴家河去抓人、抢粮。

裴家河的赤卫队，早已听说曾远卿要派红枪会到这里来。陈子州和王大炎等几个赤卫队的领导，立即召集赤卫队员和群众开会。他们手持标枪、劈刀、斧头等武器，在一个最大的打谷场上，研究了对付敌人的办法。会后，大家迅速、谨慎地把武器藏在稻草堆里，然后分别回家准备，等待着红枪会的到来。

反动红枪会的人拿着大刀、标枪，气势汹汹地来到了裴家河那个最大的打谷场上。一看四下并无动静，他们就抓住几个留在打谷场上的老人，凶声凶气地喊道：“快去喊人送粮食！”老人们很沉着，一边应付，一边去喊人。不大一会儿，人们担的担，抬的抬，从四面八方送粮食来了，打谷场上很快挤得满当当的。上回来的那个狗腿子，瞪着眼睛往人群

里搜索。他一看见王大炎，马上就扑上前去抓。没等他伸出狗爪子，王大炎就大喝一声：“同志们，打呀！”刹那间，赤卫队员和群众从肩上卸下冲担〔注〕、杠子，从稻草堆里抽出刀、标枪、棍棒，一齐向反动红枪会的人劈头盖脑地打起来。敌人措手不及，扔下刀枪，抱起脑袋，拔腿就跑。王大炎等一马当先，领着大家趁势追去，直追得敌人丢盔擐甲，呼爹叫娘，没命地逃窜。最后，追到新集镇边，敌人钻进寨子，紧闭寨门，赤卫队员们这才收兵归来。

多少年来，在光山县南一贯欺压人民的大地主曾远卿，今天第一次被农民打败了，吓得龟缩在寨里不敢出来。



〔注〕冲担是担稻子、柴草用的工具，两头很尖，用铁皮包着。

火 攻 打 油 尖

张宗年 张大亿

光山县沙石湾有一座地势险要的高山，因为山形好象榨油用的一种工具，所以人们都叫它“打油尖”。一九二九年秋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，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运动得到迅速发展，只吓得地主豪绅纷纷逃入山寨，打油尖就成了这一带地主豪绅盘踞的主要山寨之一。

当时，光山县民团头子易本印，在山寨设了一个造枪局，并配了一个营的兵力看守着。那些匪兵不断下山抢粮抓人、烧杀奸淫，无恶不作，严重地影响着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。这时，紫云区赤卫队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，曾攻打几次，但由于地势险要，匪军武器装备又好，都没有攻开。

有一天，紫云区赤卫队罗团长正在屋里考虑攻打打油尖的事，罗队长一脚踏进门就问：

“罗团长，我们什么时候再攻打油尖？”

“怎么，又性急啦？”

“大家都急得不行，要求快一点打。”

“是要快打的，不过这次再打，就一定要打下来。看来，硬攻是不行的，必须想办法巧夺。现在不是正在发动大家献计献策吗？”罗团长接着站起来说：“走，咱们俩再到打油尖山北边看看去！”

太阳刚偏西，罗团长和罗队长来到打油尖的对面山上，仔细观察敌寨的情况。忽然一阵北风，把寨里的一个茅草棚子掀了起来，房草在空中来回乱飞。罗团长突然惊喜地拉了一下身边的罗队长，用手指着寨子说：“老罗，你看！”

“噢，房草被风吹飞啦。”罗队长不以为然地随口应道。

“你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。你看，寨里的房子大都是些茅草棚。我们要是能在北边放把火，这北风一吹，不就把山寨点着了吗？”

“啊！我明白啦。《三国演义》里，孔明曾借东风火烧战船，大破曹兵八十三万。你是想借北风，火烧山寨呀！”

“对，我正是这样想的。你看这办法能行吗？”

“行倒是行，可是怎么进寨放火呢？”

罗团长思索了一下说：“如何放火，可以让大家想想办法。”

“要是烧着群众怎么办？”

“寨里的群众都已逃出来了，只有地主豪绅和白匪军在里面。”说着二人便下了山。

在罗团长的屋子里，赤卫队员们议论起攻打打油尖的事。这时罗团长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——借北风的威力，火攻敌人山寨。同时，发动大家出主意、想办法，向山寨引火。大家听了，一致赞成这个办法，就集中精力研究了如何引火的问题。有个队员提议用起火子、马尾弹（都是不同类型的爆竹）做火源。另一个队员接着提出：“起火子、马尾弹都有长处和短处。马尾弹容易燃烧，但不能远射。起火子虽然能够射得远一些，可是还不能射到寨里，再说药卷落地自灭，不能引火。怎么办？”这时，罗团长说：“大

家再想一想，能不能让起火子射远一些，能不能把这两样东西结合起来？”说到这里，罗团长扭过头来向一位三十多岁的队员说：“大老郭，你做过十多年花火炮，能不能想想办法？”

罗团长这么一说，顿时几十双眼睛一齐转向了大老郭。大老郭说：“这事我想了好几天啦，只是还没有试验成，也没向大家说。刚才大伙说得很对，小孩玩的起火子只能射八九丈高，恐怕要射到寨里还差得远哩。我考虑，改装一下或许可以。起火子射的远近，主要是看药量多少和尾巴长短而定的。如果把药量、尾巴各增加五倍，估计能射四五十丈高；要是顺风斜着发射，减轻阻力，射到寨里是不成问题的。”

“光能射远，落下去不能燃着火还是不中呀？”队员们又提出了问题。

“只要能发射远，让它燃烧就容易了。”大老郭说到这里，指着自己手中的旱烟袋说：“譬如这烟袋是起火子尾巴，在装药纸筒的外边，加上象马尾弹起火那样的药包，互相用炮引连接起来。起火子到了终点，炮引正好烧到药包，这药包就能在目标上燃烧引火。”

“好办法！大老郭真有两下子。”大家一听非常高兴，称赞大老郭的话音连连不断。

这时大老郭从身上掏出一个已经改装好了的起火子装药纸筒，绑在一根三尺多长的细麻杆上，然后走到院子中间。大家都好奇地跟着他。大老郭把改装好的起火子举起来，对大伙说：“试试这一炮咋样！”说罢，他用火一点，只听哧的一声，起火子直射天空，飞有五十多丈高，放出缸口大的

火团，象一朵美丽的红花开放在漆黑的夜空。立刻，整个院子出现了一片欢腾。

罗团长和罗队长高兴地大声说：“好，现在就以大老郭为发射队队长，你们都是射手，明天抓紧备料，大量制造起火子，待命听用。”

初九的月亮，早已悄悄地钻进了西山；天空黑洞洞的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敌人的山寨很寂静，只有断断续续的梆子声在有气无力地响着。五更时候，北风越刮越大，把树枝吹得吱吱作响。赤卫队员们个个摩拳擦掌，在敌人山寨下等待着发射的命令。

唻！一支作号令的起火子飞上了夜空，紧接着数十条火龙似的起火子，喷着怒火飞向敌寨。寨里的茅草棚子立刻着了火。火借风势，风助火威。顷刻间敌人的山寨变成了一片火海，连敌人的弹药库也被燃着了，乒乒乓乓地响个不停。匪兵和一些地主豪绅被烧得哭爹叫娘，东奔西窜地争着逃命。这时，埋伏在敌人寨门前面的一批赤卫队员，趁敌人混乱之机，登上云梯攻入寨子。寨门一打开，队员们象潮水般涌进寨里，齐声高喊：“我们是农民赤卫队！”“我们宽待俘虏！”“缴枪不杀！”

寨里的敌人已被大火烧得惊慌失措，乱成一团，又经赤卫队员们一阵冲杀，更是溃不成军；听见赤卫队员们这么一喊，只好乖乖地缴枪投降了。匪军营长代伯安慌忙换上便衣，企图逃跑，但还没有跑出寨门，就被赤卫队员们活捉了。

天亮了，早霞染红了整个打油尖山寨。赤卫队员们和附近的群众，扛着缴获的一百七十多支步枪和敌人造枪局的全部器材，押着一群俘虏，胜利下山了。

智取宋家岗

谢 鸿 铮

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商城县境，有一条由南向北、弯弯曲曲、黄沙滚滚的灌河。在灌河下游，南起十里头，北至坑坡湖，这四十里内，河东是苏区，河西是白区。我红五区苏维埃政府就设在杨堰。

一九三〇年初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革命力量不断发展，红色区域逐步扩大。住在灌河以西宋家岗的大刀会头子、恶霸地主江永昌吓得要死，到处招兵买马，扩充力量，还经常派人抢粮劫物、烧杀奸淫，骚扰我边沿地带，威胁革命群众。当地群众恨之入骨，咬牙切齿，纷纷要求我赤卫队赶快来除掉他们。

一九三〇年农历正月初三傍晚，我红五区苏维埃主席李永富接到河西情报。根据上级党的指示，他立即在易家冲第五乡苏维埃召开了紧急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区游击队连长兼赤卫队大队长张哈鼻子、排长王洪舟和赤卫队员陈初才等二十余人。李永富同志以亲切、信任的眼光看了看每个队员，然后说道：“上午河西送来一个情报，说江永昌的小老婆生了个小子，后天又是江永昌的生日。这个头顶生疮、脚底板流脓的坏蛋，后天晚上要大摆酒席，庆贺‘双喜临门’。上级党组织指示我们：根据目前形势和任务，为了保卫红色政权，保卫群众利益，武装自己，我们要枪打出头鸟，消灭

江永昌这伙顽敌。上级还要求我们：要抓住战机，出其不意，最好是关起门来打狗！”

“好啊！”大家一听是战斗消息，人人摩拳擦掌，个个出谋献策。这个说化装混进寨去，来个里应外合；那个说乘黑夜摸进去，搞他个瓮中捉鳖。李永富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和群众讨论的意见，为了进一步摸清敌人的情况，决定先派排长王洪舟到河西侦察，并要他和苏区情报员陈大刚取得联系，设法混入敌人内部，把敌人的人数、枪支、兵力部署、地势和外围敌情等有关情况，准时地派人送回苏区，并计划在初五晚上，来个里应外合，全歼敌人。

陈大刚是江永昌这次雇用的厨师。当王洪舟和他接上头以后，二人立即作了详细计划。初四大清早，陈大刚领着王洪舟，来到了江永昌的家里。他俩找着江永昌的二狗腿子江自强，陈大刚说：“二掌柜，我怕这里人手不齐，特地把我表弟找来。我表弟也是个厨子，又勤快又能干。”他回头对王洪舟说：“表弟，来，认识认识，这就是二掌柜。”

陈大刚说到这里，江自强转动着一双灰溜溜的老鼠眼，对着王洪舟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，突然脸一沉，指着王洪舟问陈大刚：“他叫啥名字？在哪里住？”

“叫李大个，住在顾家畈。”大刚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胡说！顾家畈我有亲戚，为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？”江自强进一步逼问。

“哈哈！我表弟原来跟敖司令当厨师，去年敖司令一走，他才回家来。真是大水冲倒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啦，难怪难怪！”大刚摊开双手象没事一样地说着，王洪舟却装着很不耐烦的样子。

江自强这才点了点头，一边带着他们往里边走，一边说：“今天你俩先杀猪，明天到厨房做菜。二爷明天大请宾客，搞好了大大有赏。”

王洪舟是个有勇有智的人，打入敌寨还不到一天时间，就摸到不少情况。初五，天朦朦亮，王洪舟和陈大刚乘人们还在熟睡中，第一个起床，借着挑水、搬柴的机会，又把敌人的住房、出进的通道，都看了个一清二楚。王洪舟在厨房刷碟洗碗，在客房擦桌抹椅，什么活都干，满头大汗他也不擦。江自强看到他这个样子，心里很满意，一连夸奖他两次。

天大亮以后，江永昌家里人来人往，到处都是乱轰轰的。江自强前后院乱窜，扯着破锣嗓子，到处咋咋呼呼，指手画脚。王洪舟一边干活，一边注意周围动静，了解敌人的情况。早饭后，当他路过东厢房外的时候，听到里面传出瓮声瓮气的说话声：

“自强，今天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？”

“二爷，所需要的东西都准备齐了。请帖，也已派人分头送去了。请的人有本乡李乡长、张联保主任，还有……”这是江自强的口音。

王洪舟从厢房外慢慢走过，斜视一下房内，见江自强正和一个人说话。那人有四十五、六岁，秃头，三角眼，右额上有一块大疤。根据长相特点，王洪舟料定这就是匪首江永昌。王洪舟走过厢房没几步，又听见江永昌说：“河东赤匪最近活动得怎样？这几天客人很杂，可得多注意呀！”

原来，江永昌这小子，早已成了我游击队、赤卫队手下的残兵败将。在过去大大小小的交锋中，他场场丢盔擐甲。

在我三打汉王庙战斗中，这家伙遭到赤卫队的伏击，受了重伤，几乎丧了狗命，至今脸上还留下一块大疤。所以，江永昌对我游击队、赤卫队恨得要死，怕得要命。当江自强觉察到他主子的内心活动后，马上安慰说：“二爷放心！二爷放心！河东游击队已经进山去了，剩下的赤卫队，只有一些大刀片子，他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敢来。托二爷的洪福，包管太平无事！”江自强说罢，接着又“嗤嗤”笑了两声……

这天上午，王洪舟派人把情报准时地送回苏区。李永富根据党的指示，立即召集赤卫队员们开会，进一步讨论攻打宋家岗的事。王洪舟的情报说：“寨里的敌人共有二十多支枪，两门土炮；寨后炮楼有十支枪、一门土炮；寨前炮楼有十二支枪、一门土炮。宋家岗外围敌人有四十多支枪，但大部分在五里以外。他们的互相呼应，是以宋家岗炮楼上的钟声为号。”情报又说：“江永昌家里共准备了九桌酒席：内厅房开三桌，是地方乡保人员和豪绅地主；外厅房开四桌，是他的部下和同道会众；内堂屋开两桌，是内亲女眷。江永昌以为我赤卫队不敢过河，吩咐所有匪兵，除两个炮楼各留二人看守外，其余全部参加宴会。他的匪兵和客人算在一起，共有六十多人。”

根据侦察的情况，赤卫队员们研究确定：乘江永昌大摆酒席，没有思想准备的机会，夜晚悄悄摸进去，分成三个战斗组，巧妙地消灭全部敌人。

黄昏，路上没有行人，四周一片寂静。李永富同志带着三十多个赤卫队员，悄悄地过了灌河，沿着河湾的小路，绕道东北，穿过杨畝，来到宋家岗。这时，李永富回过头来

对张大队长说：“你们稍等一会儿，我和陈初才几个同志，先去干掉寨前炮楼里的岗哨。”

李永富同志和几个队员来到炮楼附近，看了看炮楼周围没有什么动静，只有炮楼枪眼里露出一点灯光，便一步步逼近炮楼。只有十来步远了，他才听到炮楼前边传来很低的话声。他摸到炮楼跟前，从墙角拐弯处探头一望，只见两个匪兵面朝南，坐在石板上，大腿上放着枪，冻得缩成一团，正在谈论着晚上的宴会：

“伙计，听说今晚的酒席好着哩，有一二十个菜！”

“他妈的，真倒霉，偏偏叫咱俩站岗！”

李永富和同来的队员，都是眼明手快的人，没等敌人发现，就来个“猛虎扑羊”。陈初才用手掐住东边那个匪兵的脖子；李永富按倒西边的那个匪兵。匪兵一看是便衣，吓得直打哆嗦，正要喊，李永富把刀一扬说：“不准喊！喊，我砍掉你们的头！”两个匪兵只得乖乖地让捆绑起来。其他三个队员冲进炮楼，四下一望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墙西边靠着一张梯子。

这时，李永富把两个匪兵带进炮楼，通过简单的审问，知道匪兵们果然都进寨喝酒去了。他连忙命令队员将两个匪兵嘴里塞上手巾，指定两个队员看守，控制着大钟；然后又带着三个队员，摸敌人寨后炮楼的哨兵去了。

敌人寨后炮楼的哨兵也很快被收拾了。张大队长领着赤卫队员，来到江永昌家北院墙外边。他们四处望了望，没有什么动静，随即有一个队员拍了三下巴掌。这时，已在院墙里面等候的王洪舟还拍了三下。陈初才把从敌人炮楼里扛来的梯子，朝墙上一靠，三十多人飞也似地越过高墙。正在这